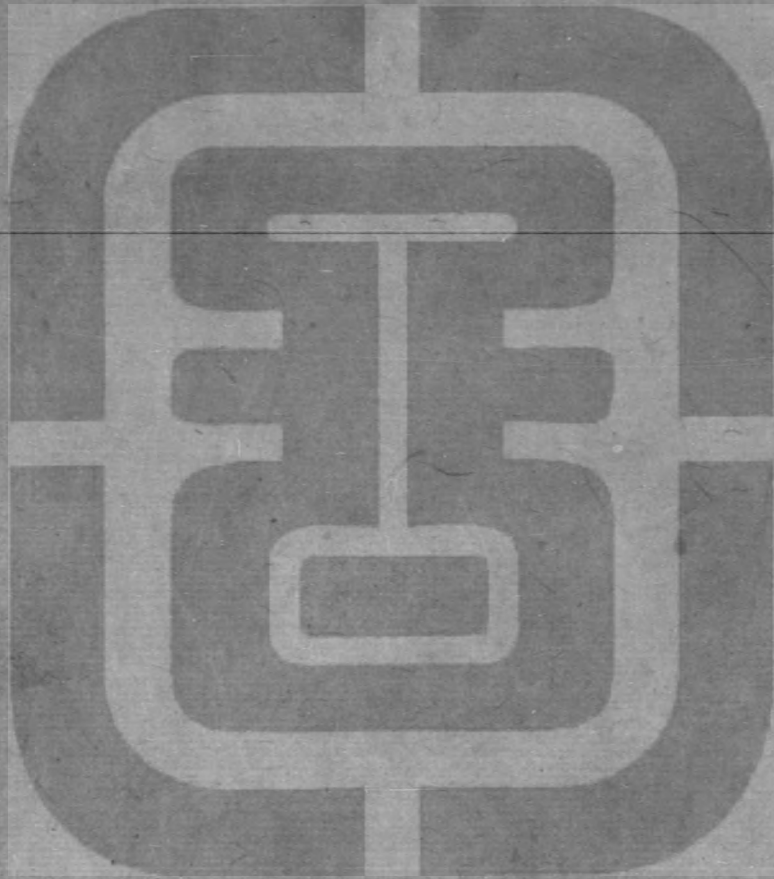


子



定群書
藏園校

闕史序

唐參寥子述 高彥休撰



闕史序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為小說小錄補史野史雜錄雜記者多矣貞元大曆已前捃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為誇尚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于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子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于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于擣網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偷構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鸞在遠旅

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
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為上
下卷約以年代為次討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
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參寥子者高彥休乾符中人也眾傳之本出
余余得之丈人太僕李公公得之海虞錢允
言家
允明記

關史上卷目錄

丁約劔解

滎陽公清儉

郝尚書鼠妖

吐突承瓘地毛

裴晉公大度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滄洲釣飛詔

周丞相對駁

李文公夜醮

路舍人友盧給事



陶述上卷目錄
李丞相特達

楊江西及第

崔相國請立太子

裴丞相古器

杜紫薇牧湖州

許道敏同年

韋御史鐙怪

鄭相國馬嵬詩

秦中子得先人書

齊將軍義犬

真陵開山

鄭侍郎判司勳檢

趙江陰政事

單進士辨字

李僕射方正

關史卷上

唐參寥子述

丁約劍解



大曆初韋行式為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
 聰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或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
 者執役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時威頗私之一日辭氣
 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曰去
 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嘗忘情
 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聞耳有藥一粒願
 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得藥
 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終當

弃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遐壽後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想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師夕于驪山旅舍間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叢衛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彊壯無異昔日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曰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威曰尚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

水則散繫于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竄出舉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歎威之衰髦威謂曰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為私叛臣邪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解水解惟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糞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邪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領之威又曰某得親朋書促令著鞭以為明晨藁街寓目豈蛻于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

限方及君于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
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全起夜中雨果大注
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再宿方霽則王姬有薨于館
外者復三日不復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鄜如行大
戮子威是日飫僕飽馬詰旦往棘塲候焉亭午間方號
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焉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
至丁巳誌焉遙日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
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囚躍出而南廣衆之中躡足
以進又登酒肆言當之蜀脫衣換觴與威對飲云某自
此遐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言
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
往有之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累死
生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鬼之得非名與
利善桎縛其身乎富與貴能膠糊其心乎噫
內膠糊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風清真之氣
無從而入

滎陽公清儉

滎陽公尚書鄭澣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所南日
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
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
公心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為本邑以民待久矣思

滎陽字疑誤
當云所謂何嘗無人
妙校

當云河南
妙校

餅表即所弃皮也凡物之在外者曰表妙

得承之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譽重德為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將脂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為餅者鄭孫去其皮然後食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邪僕常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奈何踞浮有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邪因引手請所弃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闈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郝尚書鼠妖

許下郝尚書士美元和未為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轉未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略無憚意因擲鞞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墮於鞞中珠目錦身長筴細螫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臃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為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 編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

直為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
務溫洛時相允之值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
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
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為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為留守
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尚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
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巨萬貯于集賢私第公
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
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事危樓飛閣瓊砌璇
題就有日矣將致書于祕監白樂天請為刻珉之詞公與
樂天俱興平年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
傳法堂師子弟獲戾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

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
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
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為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

望也正郎頽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
酣數刻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
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
句讀畢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

其碑在寺西北廊
玉石幢院洛中人

家往往
有本在

因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
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
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為
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

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已上實錄正郎

語故不文腕切齒思嚙其肉公聞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也立

遣依數酬之愚幼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逢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為愚說其數亦同自居

守府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

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為蠹

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蠹巢購

於善價俄頃出聚於庭則命爛碎於椹杵杵曰絞取其

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誣詈

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噬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急之

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恃才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

直氣詆晉公而生尊賢容衆之風山高水深

之量較之古今懸鷄鳳矣至於皇甫正郎螫

指而碎衆巢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吐突承瓘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縫掖恥呼本字南省官局則

曰版圖小績春闈秋曹北省官位則曰紫薇貂蟬側坡

夕拜未嘗正名其名豈宣父之本意也左軍中尉吐突

承瓘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瓘嘗

華一室紅染粉壁為謹詔勅藏機務之所一日晨啓其

戶則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瓘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

秀野草堂

秀野草堂

瘞謂平治後世也
葉抄脫十九字校云有脫文

執箕帚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亶亶有知者承瓘尤不欲達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為我微行省闈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斂躬而往至省寺即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回笑相謂曰東廣坤毳可以為異矣甥馳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中官謂南班無貴賤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為東廣地毛為坤毳矣承瓘笑曰其可那何或令專局北司則飛龍莊宅內園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瓘以託附禮王潛圖不軌籍沒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丞相河南公妻晉國夫人京兆稹相才辨強明資質瓌

葉以下脫校云脫一葉

秀嘗登樓軸簾俯瞰阡陌軒車簪紱經過樓下俯蓋搯馬若不自安而晉國治態自恃無羞避色一日命婦朝覲皇太后仗鼓纜下晉國出宅將升步輦執燭者雙前步引晉國怒不乘馬旁首中書緋衣吏二人方請事於丞相門晉國謂曰第持炬前導緋衣吏辭以前無規晉國且曰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則以自我而始吏逡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騎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書朱紱吏為騶導

滄州釣飛詔

太和末司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渡于時寒氣方隆河水層合

以詔北渡公急擊冰令截舟中流水勝舟覆舟人盡溺
詔書隨沒守者以狀聞水工大恐失脚摔地走東西階
乃連使飛令鞭策相沓以必復為命守吏持衆擊冰抉
詔搜索六日竟不得渾河奔湍崩騰東走度其泛去不
啻千萬里也水工又謂津吏曰王命莫大爾吏不敬俾
有斯溺且不得詔吏無大小一死之吏得令大恐於是
相與言曰吾帥信于用刑今不得詔吾百族之血當殷
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陰隲遽敢沒天子之書而忍嫁
禍於吾輩哉請帥禱祭冀憑盱嚮而有以復也水工乃
命具蠲潔版詞而祝之詞卒酒瀝劃然有聲若飛靈橫
霆地動水響倏而視之則河冰中斷二十餘丈間闊三

四步沉絲一釣隨鈎而出第印微濕封角不敗

議者曰黃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輕
止半升長水之下六日之久復與一縷相遇
斯蓋水神河伯以芝泥緘敕蛟魚輩推鱗翼
總而歸之時有從事掾宋藩為記甚備然後
多歸美於水工議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對數

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常鬱鬱不樂駕幸兩軍毬獵
宴會十減六七寵錫之命左鮮於右蓋上意有所嫌而
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風痺稍間延英初對宰臣時以藥
餌初平台座略奏事後諸司及待制官並不召蓋慮宸

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後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衛者屏息不敢退上徐謂曰今日直翰林為誰學士院使奏曰中書舍人周墀上曰試命名來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賜酒三器問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堯之聖虞舜之明殷湯之仁夏禹之儉上曰卿愛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蹤堯舜禹湯之明所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汝南公震懼惶駭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誕敷文教銷偃武功蠻貊懷柔車書順軌臣竊謂羲昊軒頊纔可抗衡至於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曾不足比數豈可以赧獻亡國

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願陛下無執撝謙之小節以為社稷之大幸也則天下幸甚生靈受福非獨臣之願也上又曰朕自以為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固以為不及也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隕越於前不復進諫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爾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次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

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于宣父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瞻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遘病沉困者宴安鳩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明日內餽果噉食昏暝百刻不糝徧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且歸罪於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儷義重息肩情牽不得已解縲紼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禱之某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教即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禮宜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炧更深疲於研毫克意一

幅繕禮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踰時刻遂并符以焚聞呻吟頓減闔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為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曰譚何容易詞祝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報避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病亦漸間

路舍人友盧給事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相異情相善紫薇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薇曰謀高臥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

省謁之雖秦吳所尚而墳簏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薇
在暇夕拜將欲宴入先及路門紫薇寓於南坦茅亭四
目山雪鹿冠鶴髦手卷膝琴篝火於爐酌杯於杪忽聞
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
偶紫薇道服而坐紫薇曰盧六盧六莫曾顧我何也夕
拜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薇貌
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夙分徒勞汝形臘營一
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久矣紫薇又呼
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潔勻越中二飲器我與
給事公儷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薇曰何也夕拜曰今
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餐矣時人聞之

以為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李丞相特達

丞相隴西公之秉鈞衡也以特達自負魚服民間嘗旅

遊覃懷寓王氏別墅忘其名王氏先世薄宦子孫以力稼

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汧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

子齋逾限官來謁蹇驢村僕不得與鳴珂武衛者較

進則隱於執金撾坎舍伺板輿出拜於道左汧相久之

方省曰故人也遂芻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寺評事

且赅吉鈿軸於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獄寺有新涖官者

必寺寮舊委微此則在朝五品以上諸資官為識蓋國

家慎刑讞也王氏子罷耕客長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

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涖復謁相門機務方繁積於外無肯爲道其姓氏者旣不果謁候坑舍如前步輦始過則鳧趨以進具道前事相君問曰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亦曰無襟袖何貯則篆探軸以進丞相昇中嘗置毫硯遂擁百騎批綾紙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語廷評曰寄謝棘寺諸曹長此亦五品以上清資朝官也時議許以特達稱

楊江西及第

祭酒楊尚書敬之主江西觀察使戴載江西應科舉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以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旣

悟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虛譽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閒休於逆旅舍有秣馬伺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旣遇于彼復夢于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看字清秀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不然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與之同處楊公朝廷舊德爲文有凌轢韓柳意尤自得者華山賦五千字唱

在人口

賦內之句況華之高曰醢鷄之往來周東西矣蜂蠟之聯聯阿房成矣見若蠶粟祖龍藏矣小星奕奕滎陽焚矣故杜司空李太尉常所誦念

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
試期有日因食麪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楊公惋痛嗟
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為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
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
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諭之夏首將關送于天
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
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
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畢楊公閑步塔下仰視之則
曰弘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崔相國請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莊嚴弘厚清雅公忠善誘後來有佐時
許國之志時以藝學進者一參講席如登龍門初詔以
繡衣自洛朝覲訪別承國寺僧神照照亦近歲名僧無
出其右者謂曰弟子忝官西上師有何言贈別僧笑曰
大哉臨別之間公避席以請則曰惡事不為賢人也善
事不為聖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下公器也與眾
共之無或獨擅無或多取獨擅多取禍生其中矣丘軻
其猶病諸言既而別崔公不論祥鸞威鳳游于青雲爰
立作相時宣宗景化維新求理方切將擅相印洽人望
者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盛富譽望雲高朝野人情謂可
以繼汾陽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備顧問于便殿宰臣齊

進上曰朕以時和歲豐萬方無事欲御樓肆赦以答天
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樓所費至多宣下須有名
目次則頻行赦宥實啓倖門今邊戎衣賜未完臣不敢
草草商議候至中書召有司計度續具申奏上不悅曰
遣朕何處求御樓名目太保奏曰臣聞太子是天下之
本實繫萬國之心七鬯是司國朝盛典陛下儻能大禮
則豈惟肆赦兼可郊天時上方餌金石藥求長生之術
遂致躁渴不康內外無人知者疑忌方切惡聆斯言俛
首久之不復顧問後旬日罷知政事時同列惡其太勁
有以飛語巧中者所賴自居台席人情攸歸上亦素知
其名不能動搖不爾則憂在意表老僧贈別于斯驗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東公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受宰字於
曲阜者耕人墾田得古鐵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庠足
規口矩耳朴厚古醜蠹蝕於土壤者既洗滌之復磨礱
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兗州有
書生姓魯善八體書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
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
會于葵丘歲鑄也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
乃輦致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爲古矣寶
猶之鐘決郤鼎也視草之下輒引親枝之分深者觀之
以是京輦聲爲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文學柄得士之

後生徒有以盞寶為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生器出
于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贊獨劉舍人蛻以為非當時
之物乃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某幼
專丘明之書齊侯小白謚曰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
葵丘之會是第八盟齊桓公魯莊公九年即位十六年會于幽二十七年
又會于幽僖公三年會于陽谷四年會諸侯葵五
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八年會
兆九年會葵十五年會莊丘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既葬然後又虞既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葵丘
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之此乃世矯作也裴公恍
然始悟立命擊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譽益清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

恃才名亦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興郡有
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
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睨觀官妓曰善
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
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
目愚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櫂較捷之樂
以鮮華誇尚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
迷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隣小稔
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綵舟欲以之語母幼惶懼
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
篋為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

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
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霽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
之郡三日即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矣有子二人矣紫
微召母及嫁者詰之其夫慮爲所掠攜子而往紫微謂
曰且納我賄何食前書母即出留翰少示之復白曰待
十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熟視舊札俛
首逾刻曰其詞也直因贈詩少導其志詩曰自是尋春
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樹成陰
子滿枝翌日遍聞於好事者

許道敏同年

貢士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

蒞事于貢院謁于相門丞相大稱其文學精臻宜在公
選主文加簡揖額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厲少頃屈指
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
之門親迎之夕邀道敏爲擯贊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
章搖珮高譚極歡而罷居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
他部人情恐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爾後晦昧坎壈不
復聞達繼丁家故垂二十載至柘國小兵部知舉年方
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侍郎讀一舉成事年才十九乃
道敏則於垂成之冬擯導外郎鵲橋之夕牛夫人所出
也差之毫釐何啻千里

韋御史鐙怪

故山北從事韋殿中嘗話幼年尚在庠序甫書雲節逮
夜自學舍捧書以歸及堂寢闋其無人獨狹室有篝火
烹油之所因窺之則鑊長數尺久而復低如是者三四
路豸大恐奔出於門方見其家悉於宇下營時奠之具
豸神色慘慄且告之故即眾訾之以為稚子妄語也俄
頃偕入其主庖青衣就鑊藏事仍貯嬰孩於懷抱間嬰
湧身須食因悞墜於鑊中沸油浪湧青衣大叫火已及
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燄則益熾膏水相反也乃雜擲
鬕鬣茵毬之類久之方滅滅後視嬰已焦熟矣闔室驚
怖為之罷節廢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終

鄭相國題馬嵬詩

馬嵬佛寺楊妃_中縊所邇後才士文人經過賦咏以導幽
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於塵土紅淒碧怨
令人傷悲雖調苦詞高_清而無逃此意獨丞相滎陽公
_畋為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
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後人觀者
以為真輔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粃顏謝咎捷曹劉
為渭南縣尉日嘗有題緱山王子晉廟尤為絕唱其中
警策之句曰曉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楚妓紅絲瑟秦
郎白管簫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句曲觴金洞天台
嘯石橋霧垂鴉翅髮冰凍虎章腰議者以為儻遇評於
精鑒當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書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蓋先兢慎誠信四方賓賈慕之如歸歲獲美利藏錘巨万一日逮夜有投書於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書則蒲紙加蠟昧墨斜翰為其先考所遺者且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禍校虞滅趾故先覺耳然吾已請於陰隲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夕於春明門外逆旅仍備縑之隨齡者三十有五藥帕攷之候夜分則往灞水橫梁步及石岸見有黃其衣者乃置於前禮祝而進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即挈縑以歸善計家事急為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闔室事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宵出

葉云藥帕有誤

宵于者謂夜犯門以出也

青門之外儼若不寐恭候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橫梁怯于無覿至則果覩一物形質恢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載驚載喜捧素於前祈祝設拜無敢却顧急驅而迴返轅相慶以為幸免獨有僕之司馭者疑其不直曾未逾旬銅壺始漏復有擲書者廢卓立擒之乃鄰宇集庠序導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蠟昧札如上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列狀始末訴於縣官詰問伏罪遂寘枯木時故桂府李常侍叢製錦萬年訟牘數年前尚在往往為朝士取去

參寥子云巫蠱似是其孰能辯小則蒲紙大

則桐人

齊將軍義犬

禁軍大校有瑛名而齊姓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史銜至于劇憲家畜良犬四嘗畋迴廣中輒餌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罄則復至齊切異之一日勅僕伺其所往則圯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歎久之乃命篋牝而歸以敗茵席温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感激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齊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彌加勤又更律瑄齊亦殂落犬號吠終夕呱呱不輟越月將襄事于丘隴則留四爨以

禦奸盜及懸寔之夕斯犬獨舉足培土成坳俛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

參寥子曰噫被毳於蹄走而能兩有忠孝嗟夫

真陵開山

丞相夏侯公為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選陵寢雖山形外正而蘊石中頑丞相銜命以豐價募丁匠開鑿皇堂彌日不就京府兩邑隸納鍛具聯車以載轍跡相望至則鑊醢以沃之且煎且鑿役百万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畢百步夷然於柏寢之上得折釵半股其長如掌銜於頑石間匠者坏取以獻夏侯公

公以園陵甫及聖情哀慕寢而不奏上古以前寧無糒
脯桑海陵谷其可謂誣

鄭侍郎刺史勳檢

吏部鄭侍郎薰介潔方廉以端勁自許朝右畏憚咸通
初有德音云官階至朝散大夫者許追榮先世及妻以
邑封至正議大夫者用勳蔭子至光祿大夫者得袞服
廟祭設祭戟一日內侍省牒言弓箭庫使正議大夫內
謁者監某乙請少恩例用階蔭子吏部牒司勳刺檢云
大曆中魚朝恩曾有是事鄭公怒吏判其後云正議大
夫誠宜蔭子內謁者監不合有男有司具以此牒自是
無敢復請者後以聚食百口困於朝俸白執政以外任

少是以之誤

為請時宰以公清望耆德議假端揆出刺華州擬狀留
中不出論者或以為嘗失律於宛陵上意遲於再委分
聞而僕射李公亦嘗不利於鏡水何三擁朱輪於蓮華
峰下哉蓋以三峰且無戎機不侔藩府止類關輔丞郎
耳今者恩命不行實以剛簡為倖臣所忌

趙江陰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趙弘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
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為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
能以情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豐歲而貨
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勝質
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齋本利以贖至

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鏹至遂為西鄰不認矣且無保証又乏簿籍終為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為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辨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為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寘法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壩曰有聚

嘯而寇江者按驗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言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慎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為寇江囚則號呼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辨證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偽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算納到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

大喜即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為諱東鄰
所贖八百緡注導引訴鄰令其偶值於是慙懼灰色祈死
廳前趙令桎梏注本土檢附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
異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探此以廣聖朝循
吏傳

單進士辨字

進士單長鳴者隨計求試於春官日袖狀訴吏云某姓
單會為筆引榜者易為單誠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
侮易之實貽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諭久之方云方
口尖口亦何畏邪長鳴厲聲曰不然梯航所通聲化所

暨文學之柄屬在明公公儻以尖方口得以互書則台
州吳兒乃呂州矣兒也主文者不能對詞場目為舉妖

李僕射方正

三峰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長安修行里其密鄰即故日
南陽相也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君
選妓數輩以宰府南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獨書閣東
鄰乃李公宅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遲遲於發言
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為必遂及覩復札大失所望又逾
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願以厚價購之或曰水竹別墅
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之公子弟官冀其稍動
初意竟無回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碁加之敏辨李公

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之託其諷諭王生抃
捧其旨勇於展効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良久之間
公遘病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弱風氣因得乘間而
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
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
巢矣且知齋器換緡未如鬻之以贍醫藥李公卞急揣
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餒死鵬而死爾其
死命也先人之弊廬不忍為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別
自是王生及門不復再接矣

闕史卷上

闕史下卷目錄

鄭少尹及第

朱東子高彦休

盧貞外題青龍寺

崔起居題上馬圖

崔尚書雪冤獄

李可及戲三教

夢神醫病者

渤海僧通鳥獸言

御樓前一日雨

王居士神丹

辛尚書神力

賤買古畫馬

韋進士見亡妓

盧尚書莊墮雷公

泗州風狂尼

迎佛骨事

丞相蘭陵公晚遇

壽安山土棺

韋相國指揮鎮州事

太清宮玉石像

盧左丞赴陝郊詩

楊尚書補吏

薛氏子為左道所誤

軍中生餼

虎食伊璠

藍田貢冰

東都焚寺

關史卷下

唐參寥子述

鄭少尹及第



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
 驗者今復有前定卓異之說且非誕妄故附於此長安
 鼎甲之族有滎陽鄭氏嘗為愚言其先相故河中少尹
 諱復禮應士試十不中所司選困厄且甚千福寺有僧
 弘道者人言晝則平居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
 九拒之蒲亞不勝其蹇躓憤惋則擇日齊沐候焉頗容
 接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知茂才抱積薪之歎且
 久之不能隱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

接上目

名也蒲亞拜請其期道曰唯君無期須四事相就然後
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三榜
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蒲亞愕怡
不諭復再拜請語四事之目弘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
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為異矣其一須是
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
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缺一
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蒲亞雖
大疑其言然鬱鬱不樂以為無復望也唯敬謝而退至
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姓於主文者蒲亞以其非知貢舉
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之二年新昌楊相

國再司文柄蒲亞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遂登第第
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蒲亞奇歎且久
因紀於小書之杪說私自謂曰弘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
之已異其可至於再乎其可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
丞諱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籍之譽以主文非再知
舉試日果有朞周之恤爾後應太和九年九舉年年敗
于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
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
郭八郎名植又附書於小書之杪三榜雖欠其一兩榜
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時
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駙馬都尉諱顥應舉時

開史卷下
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三榜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舉第二人姓張同年有郭八郎陰隲驅駕須及於斯非免楮可以盡述者爾後滎陽之弟姪就試如破竹之勢迎刃自解矣以其前定稍異故書

盧員外題青龍寺

盧員外駢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於僧院氣淒慘如蓄甚憂者吁嗟往復於軒檻間僧問不對逮夜將整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於南楮曰壽夭雖云命榮枯亦大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衝天題畢草草其異

崔起居題上馬圖

崔雍起居譽望清舉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展之跡萃於其家嘗寶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為畫品之上咸通戊子歲授祿二千石于和州值龐勳構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廢郡古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羽檄牛酒犒賊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為請由是境亡剽掠之患雖矯為款諭而密表自陳時宰有不協者因寘之以法士君子相弔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軸杪題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徒嘆天命如何

字唯真蹤不書時日識者云聞命之後無暇及此其預知邪復偶然邪

崔尚書雪冤獄

尚書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翦暴為天下吏師先是有結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檝於彭門值龐勳構逆奔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肩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內四裔竟無得其影迹者或曰已戕於巨盜而帑其財賄矣洛城有楊乾夫者以善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於事且利其色思以計中之乃為端著虔祝六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

伉儷邪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劫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即又勉之曰陽烏已晚幸擇良辰清旭更垂訪問當為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振筭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縗服髣髴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為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榮獨而積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夜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寇以餌之妻多言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據優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詔大憇就擒外脅從其間者

宥而不問給篆為信縱歸田里可久髡髽過洛疥癢瘡
穢丐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訴妻室不知
所從展轉飢寒循路號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間
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為揖認則訶詈詬辱僅以身免妻
愕眸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勝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
按劾楊厚賄以行取証於妻遂証其妄時屬戶正長厚
不能辯奸於是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校彊可
久冤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祿未絕洛尹更任則銜血齋
冤訴於新政新政亦不能辯其所鞫吏得以肆董毒於
簧言且曰以具獄訟舊政者有漢律在則又裂寅配邑
之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背灑血而目枯焉時博陵公

伊大燕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
盆舉矣攬轡觀風化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
仍勅吏掩乾夫一家并素鞫吏同桎其頸且命可久暗
籍其家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賄賂醜迹昭焉既捶其
脅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弃一坎收錄家產手授
可久時離畢作源鷺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
相慶有至出涕者沈冤積憤大亨暢於是日古之循吏
孰能擬諸

李可及戲三教

優孟師曹見於史傳是知伶倫優笑其來尚矣其開元
中黃幡綽玄宗如一日不見則龍顏為之不舒而幡綽

往往能以倡戲匡諫者漆城蕩蕩寇不能上信斯人之
流也咸通歲優人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
託諷匡正然功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
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褒衣博帶攝
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
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
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
也上為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
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儻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
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

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女待嫁
奚為上意極寵歡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參寥子曰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經典好古
博雅常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
寺樂官尉遲璋者善習古樂為法曲簫磬琴
瑟夏擊鏗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
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上具常朝服
班坐以聽句金奏相顧曰不知天上也瀛洲
也因以曲名宣賜貢院充試進士賦題又命
授尉遲璋官丞相滎陽鄭公覃擬王府率時
有左拾遺竇洵直上疏以為樂官受賞不如

多予之金無令浼汚清秩滎陽公曰王府率是六品雜官君謂之清秩便授洵直可否時上方銳意納諫亦優容之今可及以不稽之詞非聖人之論狐媚於上遽授崇秩雖員外環衛而名品稍過時非無諫官竟不能証引近例抗疏論列者吁

夢神醫病者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天王者不詳誰氏筆跡而精妙如動祈請輻輳傳有神異常有民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羸弱不能勝衣其室甚富有妻且少視之燕宋也母氏啜泣徧訪醫巫竟無能原其

病狀一日自言欲從釋氏且不能彼倚其可髡首而緇體乎毋狗其欲肩致繪壁之下厚施主僧眠食於寺廡逾旬喜寐有人魁形鎧服燄加於肩弓楛其臂持筋類鱸以食病者復若嚴悸促迫咀嚼堅物不堪其憂所食衰文遽然而覺絲骨木強矣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弧矢之六石者于門且示曰能引其半者駢糧以賜之滿者倍斯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

渤海僧通鳥獸言

公治長通鳥語介葛盧辯牛鳴著在格言固非妄矣咸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者寓于西明精舍云能通鳥獸

之言往往聞烏鵲燕雀啁噪則說休咎及閭巷間事如目擊者佛圖澄之聽鈴聲不是過也一日秋暑方炎與小朝客數人聯騎將納涼于城西別墅路避牝豕引諸狔而行喀喀有聲一朝士戲曰此豬有語否對曰有之人自不能諭也又問曰所語何對曰巨彘顧諸狔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喫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諸朝士頗奇之因緩轡以貞果逾溝不沒遇圈不奔直抵木陰踞乳諸子爾後貴臣宅互迎問之無少差忒後中官主禁旅者將籍名於軍寺蕃僧不樂杖錫出京不知所往

參寥子曰夷夏之言不通人獸之音固異槪而跨之可也殺而食之可也非禮非義勿欺於前

御樓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歲上以年和時豐思減徭免罪乃下詔以其冬遇丹鳳樓申眚灾賜赦之命有司擇用十月十日近歲以知星食祿者止能膠柱選日不尅風雨之候前一日百司藏事向畢巳時風雨暴作上仁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未而霽人心甚悅詔有司令市良土以夷樓前坳瘞之所時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於是嚴令兩邑各載土者以集事先是有以隻輪載土而鬻者每乘不逾三十錢至事幸時之急遂高其價逾倍方止

兩邑官吏有司捕盜者專其事慮價不廉懼未敢發李公以義馭向晚閔事不某坐退朝別館市府有遞院尹退朝即視事於其中桎梏鞭扑于前援毫以伺督責騎步旁午於道二縣僚不得已趨而前曰常鬻土者每輪十數及三今則幸其急驟加十至七願立斃其首以刃其價李公謂曰事非舒緩安以價為遂令每乘加錢至百二官吏捧命大喜隻輪雲集至暮夷坳燥瀦俱畢役夫樂其善價繼來不已金吾司候有佚背而回者詰旦上御樓宣赦百官畢集樂懸具舉兵仗羅列建鷄免囚樓觀之下纖埃不生聖顏甚悅後一日鬻土者詣府請直則復給五十金

參寥子曰丞相得權變之道前時立斃之則

事不集矣今日厚償之倖門啓矣始加至百以餌其來終削之半以懲其蠹擒縱其術於是乎在此亦書事之瑣者嗟乎國家分列卿寺其位亞諸侯一伋而挈壺氏之司紆朱拖紫斂板莅事者不下五六十員皆月蠹厚祿曾昧瞻仰之妙不知天文之書皆市中卜祝小兒居羲和慎梓之職其有幹局可稱者歲精一軸曆書而已嗚呼由是攬槍所起彗孛所指星緯陵犯之度日月薄蝕之由君臣無得而察後之執政者不得不以此為深慮

王居士神丹

有常樂王居士者耄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其中一日游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欂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齋錘而至至京乃託于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終南山佛屋足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違病甚危衆醫聚藥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于牋期于必効且曰滯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持此錘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于小壺中齋緡而往涉旬耗女則物化其家始

器營具居士杖策而回乃詬罵囚拘將送於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僵絕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烟于其間人不可邇中平一榻籍尸其上禡藥數粒雜置于項鼻中又以銅器中貯溫水置于心上則謹戶與衆伺之及晚烟燼熏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于脣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織纈蒙其鼻溫水置于心及夕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纈微噓又數刻心水微灑則以前藥復滴于鼻須臾忽蘇黎明則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更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從女適人育數子而卒

參寥子曰奇絕之藝和扁之術何代無之有實藝而無諂行者公卿之門不內賈生所以慟哭于時事愚知誼心

辛尚書神力

邕府辛讜尚書傳有神力嘗與故滑臺杜僕射為泗上郡職時屬豐沛兵起浮磬雉堞圍於賊鋒其不抵於偷兒之手者數板而已杜公將有包胥乞師之請于鄰封以劇壘方嚴募轅門勇士無敢應者獨讜請行岸列霜鋒河浮戰艦裸身霜度勝舟而濟獲告鄰部果解重圍賊鋒遂劔朝廷錄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團練於泗州節度於邕州常言微時力田自粒三伏甚暑與鄰莊老農

納涼于山之陰山上有巨牛怒鬪者哮吼爭力聲達數里鄰人慮其奔北退走則有躁踐衝觸之患相謀備鈎索為制拒之計辛曰衆力非及某能當之俄頃有牛果北而下獐蹄培土兗角以奔辛則正立中逵俟其顧至兩執其角牛不能前旁觀移時如不寘力牛怒滋甚退身數尺養力而衝如是三四劃然有聲流血滂沱角折牛升其主乃屠肉聚食以酬壯觀則命持觀斧斷角堅不可刈辛復抵之應手而碎時讜侏儒瘠瘁如不勝衣至官崇體膂力亦隨減

賤買古畫馬

滎陽外郎贛宰萬年日有荷校者以賊呼之言嘗給婦

人廉市馬畫外郎奇之命取以視則告絲烟晦幅聯三四蠻罽裁標班鼉軸之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寶隙有贊皇圖書篆焉人有以七万購獻牢盆者得署渭渠橫梁榎船碎職因出妓於間又落民間言是寇倖其不鑿于卑價市之為妓主自他方歸所訴請以所虧價書罪外郎不能決時延壽里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遊公卿門名至辯之瞪目三歎云韓展之上品也黃沙之情已具丹筆之斷尚疑會有齋籍自禁軍來認者外郎以其意奸盜非願苛留因并畫桎送後永亡其耗

參寥子曰時也玉塞風清虜多漢冕長安馬肆以馴良駿逸稱者蹄不止三万而數幅繪

事及邀豐賄且顧穿人于死此誠好古博雅君子之所尚然澆浮之人亦取笑于驪建栗陸之代

韋進士見亡妓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常納妓于洛顏色明華尤善音律慧心巧思衆寡其倫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缺妓隨筆鉛正文理曉然以是韋頗惑之十六歸京兆二十一而彫落韋悲咽悼痛不能悅情茹蔬甚羸弃事而寐意其夢覩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當視妓妖蠱時則牽于相念促命是之乃妙選良辰齋除方室舒幃于壁穗香于鑪仍須一經

身之衣以導其魂韋自喜自歎搜衣盡篋皆換福于梵
王家矣唯餘一裾之金縷者任曰事濟也是日宜絕人
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爲誠設燈炬于香前曰觀後燼寸
即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
澄明清露始垂任忽長嘯香裾在手面幃而招如是者
三忽聞吁歎之聲俄頃映幃微出禱服少選斜睇而立
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拜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
倏迴生忍淚揖坐無異平生或與之言可否以首鼎居
逾刻燭跋及期歛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旣
絕而蘇髣髴衣香泛于坐側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
情切固來奉救漚珠未槿豔不必多懷韋欲酬之不顧而
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沒

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
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復備錄
參寥子曰大凡人之情鮮不惑者淫聲豔色
惑人之深者也是以夏姬滅陳西施破吳漢
武文成之溺明皇馬嵬之惑大亦器國小能
亡軀由是老子目盲耳聾之誠宜置于座右

盧尚書莊墮雷工

洛城建春門外有信安盧尚書莊竹樹亭臺芰荷洲島
實爲勝境乾符乙未歲有鄉薦之士相與避暑坦率于
西亭釣罷弈碁之際陰雲暴興雷霆擊空食頃大雨未

可整歸騎第臨軒觀霖霖之勢忽有一物墮于簷下羶
牂其狀而崇角奢足隨隕偃于弈榻之前如傷困者衆
咸驚異相與環觀危軒跨池少頃則泅轉于水中矣柔
毛雨漬印于碧砌積久不滅相與逼視餘腥薄人命僕
搜池竟不復得

泗州風狂尼

丞相隴西公蔚建大旆于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
泗州狀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將祈禮者睚眦顧視
女病風狂云後二年國有更變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
位循廊喧叫聚人甚多不跡其來釋徒大恐且欲拘縻
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墮傷狂痛

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火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
十四年果懿皇晏駕今上即位是為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歲有詔迎佛骨于岐下先是元和末憲宗命
取到京時韓吏部上疏極諫以為遠近農商棄業奔走
如不及至有火其頂者刃其臂者當時佛骨之盛已如
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有僧自京一步一禮至
鳳翔法門寺及到京則傾城迎請幡幢珂傘香車寶馬
闐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樓降萬乘之尊親為設禮兆衆
涕淚感動左右竭家產斷肌骨以表誠志者不可勝紀
皆言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尚此敬信吾輩何所怯

哉此乃上之風行下則草偃固其宜也然有鶴盤其上
牛跪于下又何情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即位詔歸本
寺肩舁陌上粗備香梵去歲徒衆萬無一來循路見者
頂別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丹頂瑩蹄亦不復至所
異者桃林之獸青田之禽豈能時其盛衰改柯易葉浮
沉于世態邪

丞相蘭陵公晚遇

丞相蘭陵崔公清譽儉德時所推服嘗統戎於番禺有
酌泉投香之譽以是夷佑輻輳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
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今上誕聖於壬午龍
飛於癸巳皇算十有二歲矣思命者德左右大化乃自

奉常卿起公爲上相入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
引賢哲通守導暢皇慈儉德旣彰澆風少革及薨于位上再
興不慙遺之歎而廢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禮有加美焉
議者曰高位厚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者
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世傳太公晚遇七
十而遇文王今又逾釣渭之年一紀而知榮辱之分豈
偶然哉

參寥子曰道則由己命則在天君子行由己
之道委在天之命達則爲稷禹爲蛟龍爲雲
雨窮則爲孔孟爲禽魚爲游泳詠何往而不適
哉弄怒濤者鮮不溺死戲竿杪者或多墮傷

急驅必猛顛逆榮亦驟辱士有尤人而躁進者非君子也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符中因雨西圯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橫亘之木見風揉而成塵土形尚固邑宰滌之泥泊於水粉膩而蠟黃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徵近代無以土爲周身之器者戴記云夏后氏用聖周殷人以棺周人以槨鄭玄注曰聖周以土爲之也豈錫玄圭之世寔也莫究其年代是非矣

盧相國指撝鎮州事

丞相范陽公雋清苦律身剝斷無滯代天理物必先鶉

衣穀食遐陬遠裔以是四方之譽翕然歸之乾符丁酉歲因與同列廷諍機務詞氣相高朝廷兩解之偕授賓翼儲闈分秩洛汭河朔三鎮屢貢表詞且以弃瑕擢用爲請先是常山帥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襲統父位朝廷當姑息之時每律縮三周則各隆品爵仍與幽魏並制幽魏繼有變更景崇時獨得軍情以是爵位相懸鎮至劇品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戶實食襲三百戶窮極勳賞無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尚卑以鎮州故未行冊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澤懷撫方伯青齊之野尚聚萑蒲饋輓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略曰臣當道與盧龍魏博往列三載考績咸蒙寵榮

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兩鎮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景儒自委郡符亟聞美政誠慙內舉堪委外藩請迴臣官榮授景儒一鎮意圖易定時內臣秉權者固欲與之一日樞密使出至中書奉宣與宰臣商量鎮州事乃曰相公爲國擇帥常難其人今或能教戰撫民襲守政化即良將也何必拒常山之請邪况知某景儒恪居官次若別選用未必及之適奉聖旨便委中山以投後効諸相無言獨崔公沅曰開府固昧遠大之計矣國朝自蒯胡作亂于今三道止類國賓常貽宗社之羞未雪神人之憤今者徇其苟得又授景儒一失其機噬臍無及始則入充貢賦終爾漸紊章彞疆界接連

既以與之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既卒必以軍意請立子孫儻未議加兵即立須降節然後魏博豈無骨肉必俯瞰洛城顯然盧龍坐邀青社開府此際何術枝梧二內臣 呿頤結舌者久矣且曰適奉聖旨遣與相公商量所伏者廟謀非敢以未議崔公遂草詔意進曰卿世襲忠貞才兼文武既竭事君之節必先體國之誠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衛齊勳襲黃讓政至于擢用自貯素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須經久易定既爲思賞幽魏何以酬勞輟食再思難允臣請臨軒注想宜悉朕懷望付翰林知此賜詔詔書再往勤請愈堅表云願得手足之榮共竭股肱之効聖上爲之盱食乃詔范陽公以兵部

尚書入覲到京旬日拜特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三鎮有表賀宰輔得其人時公以步蹇未任衙謝上官命中書官就宅問計對曰臣待罪台司五環星歲前後三鎮以甘言佞臣美貺餌臣臣皆拒而不納或所論奏不違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名奉使小將顯皇恩且誠曰事出此口言歸彼耳可否面定不自外來無為賄妄于其間也前日駙書已告爾帥矣宜以覆族為慮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請與書諭以是非禍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進書草盧公才辯詞藻尤工于指諭事理上覽書色動命中使因送春服象只者齎往及回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轅令望加

官勤留當道且言臣濫分茅土曾乏內勞位冠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讓爵不敢貪榮幽魏加官請循往例上大悅

太清宮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玄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為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為玄元皇帝真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衮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為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險詐常欲搖動東宮將有不利于先帝者數

四賴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奈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清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鑄金肖形之像也尋詔除去瘞於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為太清宮使因命葺修頽廢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滌去泥壤則簪裾端簡如龍之像工人不知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之則林甫官行銘于其背丞相公忠褊直者大以為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險功罪迹不宜獲保首領請輦送京兆府擊碎之議者以為李林甫陳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狠而又盜憎蓄怨搖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然禮經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異戮尸之責況朝服簪履而碎于府門君子謂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烏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于人臣梟獍之心勃于君上像已輦送京兆府集眾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笑輦碎林甫搜尋希烈之事則實有之至于徒伴擒獲之語斯又妄也

盧左丞赴陝郊詩

盧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無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顯乾符初服罽紀于洛下先終制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郊觀察使又旬日其弟沼自前長安令除給事中

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賢校理授左拾遺又旬日弟治自
 前畿尉遷監察御史鳴珂珮玉紆朱拖紫照耀街巷士
 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保釐尹正以下更設祖筵
 以鮮華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客惡日兩邑縣官卑秩麻
 衣傾都出郭洛陽為之一空食器酒具羅列道路盛于
 清明簪潔松檟之日填咽臨都駟前後十五里車馬不
 絕右左轄拾轡居首筵則為川戶邀去乃大合樂于舊相
 之座而諸朝客已攜酒饌出城者散于田野選勝聚飲
 歌樂四起飄飄然若澧州上巳會稽禊事也無貴無賤
 及暮醉歸有白鬲駟吏聲指曰某自擁篲清郵五十載
 未嘗覩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右轄有詩題在嘉祥駟云

交親榮餞洛城空善戲戎裝上將同星使自
 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偏
 響旆映青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
 棠樹有遺風

此詩為牌子後為易定帥王處存碎之

楊尚書補吏

青州楊尚書損觀陝郊日政令頗肅郡人戎校缺必採
 于輿論而升陟之縷及細胥賤率率用斯道以是莅政
 累載無積薪歎燥請託之原一日使院有專兵籍者闕
 局司頗重選置惟難有吏兩人眾推合授較其歲月職
 次功績違犯無小差異者從事掾不能決請裁於長長

或臆斷誰曰無私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
為吏之最孰先于書算邪姑聽吾言有夕道于叢林間
者聆羣跣評竊賄之聲且曰人六匹則長仗五匹人七
匹則短八足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硯小吏著於紙令
俯階籌之且曰先進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
闕儕類則貽伏而退以其類灰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薛氏子為左道所悞

有河東薛氏子二野居伊闕茂林修竹面水背山力田
藏書皆務修進先世亟典大郡薄留伏臘婚嫁之資一
日木陰初成清和戒候偶有擊扉者啓戶視之則星冠
霞帔之士也草屨雪鬣相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

杯漿二子則延入賓位雅談奧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
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因願少駐二子則留連之
坐久復曰捨此東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內者
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黃金百金
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豐獄
即其地三品可以分贍親屬之甚困者唯龍泉自珮當
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斬魔之術二薛大驚左道曰
家童暨役客輩悉命具畚鍤之類俟擇日發土須臾可
以目驗矣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今俟良宵
剪方為墀法步水巽之不能遁也且戒僮僕無得泄者
又問結壇所須則曰須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緡綵縑

素甚夥既几案爐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矣假以爲法不毫觸耳所費者祭饌十座醕茗隨之器以中金者爲首二子則竭產以經營其所缺者貸于親友又言某善點化術以是糞睨金石常以濟人危急爲務今有橐裝寓太微宮欲以奉寄二子許諾乃召人負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勝緘鏘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第封門而俟且誠無得窺隙某當効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或爲人窺則福移禍至俟行法畢當舉燧以呼炬與可以僮役偕來矣俟扶桑未燭聚力以發冀得靜觀至寶也二子敬依此教嚴戢輿阜無得忘行自夜分危坐繫望燭

光杳不見舉伺久則鷄晨樹杪矣二子慮太陽東上覽于行人不得已闢戶遐偵之默無影響步于松下則擲杯覆器似數輩縱食于其間者爐香几案傾側左右緡綵器皿悉已攜去輪蹄印跡錯於短牆疑用徽纏索固以遁因發四笈瓦礫實中自是家產甚困失信於人驚愕憂慚默不敢訴而駭談非論夕徧洛東

參寥子曰非望之福焉可苟得左道之事其足信乎

軍中生餽

寇陷鍾陵毒痛歲詔會諸侯之師討之未格苗間統兵者帶繞於賊堞士人督軍日月而至宴犒迎餞旬日無

虛時先是自九江至于敷淺源寶視肥犴及大軍加境
 暢飲薦羞不嘗厥味屬蝟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
 猶傲價于霧市逾月復罄一日上命內臣之貴顯者慰
 撫于柳營有軍帥置有餼於皇華發函伸幅以肉脚冠
 其首皇華喜為珍貺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瞿之字也
 則命啓器乃刑刖一足屈于櫝中縑襴麻履亦不削去
 皇華大噉終日不食

參寥子曰鈎爪踞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
 豺狼戮梟獍孰能分善惡於毫釐之間哉

虎食伊璠

巢偷汚踞宮闕與安朱之亂不侔其間尤異者各為好

白乃伊之誤

事傳記冠裳農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不可勝記至有
 積月陷寇終日逃避竟不覩賊鋒者獨前陽縣令白璠
 為戎所得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肉相失屬村服晦行及
 藍關為猛獸搏而食之患禍之來其可苟免

藍田貢冰

藍田縣歲貢冰常在冬杪有臘候尚怒藍水不冰則主
 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形似今承柱之礎方尺數之
 厚三寸數之十及鐫領求中短者亦艱難以具美至於
 清虛明潔如椎驪領而割蚌腹也或有粟沙線葉黏於
 其中則命鐫取以躍湯補之湯澄藍水沸於中金器赫
 天不輟以俟其用或沃以冷則凍斂不固尋復脫去用

火泉填之乃水紋絲散交涯如織磨礮以平他邑亦貢其數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藍冰也中和辛丑翠輦在蜀優詔以雲棧巖險罷貢洞庭丹實是年木奴之屬既醢且瘠有鷄林僧亦言本國類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如剉檠投其中者唯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醒彼國或一歲息於朝貢則淮水為之不至且多羣疫水旱作厲與冰橘之說符

東都焚寺

東都聖善寺締構甲于天下愚曾看修寺記云殿基掘地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錯實之所以備傾蟄也乾符初常有估客瀝願帝除殿屋之表工徒集金三十萬以挺

埴壘脊峻十有三尺每瓦丘鐵貫之具率以木者神功異績不可殫記咸此類也巢賊陷洛之前年寺僧見東鳴吻上有青碧霏烟徑衝天漢如筒如幢其圍合抱是日秋霽天無纖雲斯氣也自卯至酉而後銷歇烟中隱隱如有物上下觀者如堵竟不能諭粵二年燼滅于賊燧

闕史卷下

崇禎丙子裝訖因讀一過

尋守居士識于炳燭齋 十月初二日燈下

闕史二卷所記皆殘唐佚事纖碎叢雜小說家流亦唐人習為短記偏部此其焉

叙事頗自矜飾其為原書無疑蓋本假自友人馮大已倉傳寫之訛不成句讀馮屬舊抄昔人已失於校對旋命童子修摹印成帳目親手披訂心

十二二餘俟閱疑可也崇禎丁丑七月二十八日夕記于南壇書館葉林宗

閱史林宗所惠時在寧山捨獲之中賴此遺詞適有友見余讀

此書曰既子之史閱文此書在房亦所素余不覺染其色日

兩卷遂以此記言下流色為之微碎云

丙午未月初五日洞庭山景石居何記於清遠書下東

補

葉鈔惟懶一頁又脫了一遊於此刻餘是勝也

暇日考而取知不足齋一頁

道光十七年十月十八日抄色人識

牋紙譜

元費著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網為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貴人遂以紙為便倫宦者也傳多稱其能然受宮掖風旨諂親貴猶宦者態也智足以創物而亦足以殺身第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為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破履

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
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峰院雖不甚壯麗
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纍纍不絕示不忘本也恩
足以及數十百家雖千載猶不忘如此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
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爲重厚凡紙亦然此
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爲二皆
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爲業者家其旁
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

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白爲碓上下相接
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
狹長短之制以造矸則爲布紋爲綾綺爲人物花
木爲蟲鳥爲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
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爲名
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鄭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
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埽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
有竊與之宴語時韋中令臯鎮蜀召令侍酒賦詩

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暮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
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臯至李德裕
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
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
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
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
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創吟詩
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
七十三文昌爲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

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即十色
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
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
牋特深紅一色爾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霞
光牋五百幅霞光彩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
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
更梅溥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爲恨一時把
玩固不爲久計也濤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
身爲妓韋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焉何哉時幕府

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斂大抵唐藩鎮不
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

紙固多品皆玉板表光之苗裔也近年有百韻牋
則合以兩色材為之其橫視常紙長三之二可以
寫詩百韻故云人便其縱闊可以放筆快書凡紙

皆有連二連三連四

售者連四
一名曰船

牋又有青白牋背青

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牋又半之做姑
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牋皆印金銀花於上承平
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為之然姑蘇紙

多布紋而假蘇版皆羅紋惟紙骨柔薄耳若加厚
壯則可勝蘇牋也

蜀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
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徽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
愛其輕細客販至成都每番視川牋價幾三倍范
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省公帑費甚多且怪蜀諸
司及州縣緘牘必用徽池紙范公用蜀紙重所輕
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
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

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冰紙最下者曰冷金牋以供泛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浣花牋紙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溪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集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倣徽池法作勝池紙亦可用但未甚

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爲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牋紙譜

蜀錦譜

蜀錦譜

元費著

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而
 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
 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等錦帛轉
 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
 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織造置官
 以涖之創樓于前以為積藏待發之所榜曰錦官
 公又為之記其略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

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
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
二萬五千紅藍紫蒨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
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
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
上貢錦曰官告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爲
六百九十疋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
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綾被褥折支黎
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鹿

障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真紅被褥而下凡
十餘品於是中國織紋之工轉而衣衫椎髻馭舌
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即舊廉訪司
潔已堂勅錦院悉聚機戶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
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并府治錦院爲一
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旣重則織造
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
錦院與今茶馬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于篇俾來
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

即成都府錦院

上貢錦三疋花樣

八答暈錦

官告錦四百疋花樣

盤毬錦

簇四金鷗錦

葵花錦

八答暈錦

六答暈錦

翠池獅子錦

天下樂錦

雲鴈錦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

簇四金鷗錦

八答暈錦

天下樂錦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

真紅錦一百疋

大窠獅子錦

大窠馬大球錦

雙窠雲鴈錦

宜男百花錦

青綠錦一百疋

宜男百花錦

青綠雲鴈錦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

茶馬司須知云逐年隨蕃蠻中到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

皂大被

緋大被

皂中被

緋中被

四色中被

七八行錦

瑪瑙錦

敘州

真紅大被褥

真紅雙連椅背

真紅單椅背

南平軍

真紅大被褥

真紅雙窠錦

皂大被褥

青大被褥

文州

犒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青綠瑞草雲鶴錦

青綠如意牡丹錦

真紅宜男百花錦

真紅穿花鳳錦

真紅雪花球露錦

真紅櫻桃錦

真紅水林檎錦

鵝黃水林檎錦

紫皂段子

真紅天馬錦

真紅飛魚錦

真紅聚八仙錦

真紅六金魚錦

秦州細法真紅錦

秦州中法真紅錦

秦州麤法真紅錦

真紅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錦

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蜀錦譜

錢幣譜

元 費 著

蜀古用銅錢漢文帝時賜鄧通蜀嚴道銅山鑄錢是也公孫述據蜀始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其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稱白五銖漢貨也言天下當還劉氏後述雖滅猶用鐵錢以二當銅錢一劉備攻劉璋拔成都士卒皆赴庫藏取寶貨軍用不足乃鑄錢一當百平諸物價文曰直百南齊永明八年劉悛

啓帝曰今蒙山故嚴道地有古銅坑可以經略帝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金千萬功費多乃止後周得蜀雜用古錢交易隋文帝時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錢字文輕重如開通元寶之制後王衍末年改元咸康又鑄咸康錢然不及唐舊錢遠甚孟氏廣政間增鑄鐵錢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錢千其四百爲銅六百爲鐵逮至末年流入成都率銅錢十分雜鐵錢一分大盈庫錢往往有鐵錢相混莫辨蓋鑄之精工光明與銅錢相類也孟昶失國乾

德四年知府公餘慶轉運使沈公義倫奏揀銅錢計綱以發蜀地上行鐵錢以千二百易銅錢千文索銅器鑄錢附發仍增鑄銅錢市金上供然失於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至以五千易銅錢一千太平興國四年詔兩稅及諸課利錢率十分輸銅錢一分時舊銅錢已竭民騷然以擾北客乘時銅錢入蜀以一錢易鐵錢十四大利商賈有以銅錢三五毀發古冢剔取神像犯刑者衆朝廷察知詔仍舊止輸鐵錢人心乃安淳化五年詔令兩川

以銅鐵錢兼行銅錢一當鐵錢十民頗便之咸平三年西京左藏庫使楊允恭言川陝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一今亦鐵錢一吏卒俸給舊銅錢一今鐵錢五若交易則鐵錢十爲銅錢一且饒信之銅積數千萬若舟運自荆達蜀蜀素多銅俾蔓益遂各置監鼓鑄歲用均給不及十年悉用銅錢議雖未行然自是吏卒俸給改用十小鐵錢之一矣景德二年張公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景德元寶大錢十參用甚便從之三

年行用新鑄銅錢初益邛嘉着等州歲鑄鐵錢五十餘萬貫同兩稅課利收市物帛上供因李順亂罷鑄僅十年又以兵大耗壞至是鑄大錢民以爲利大中祥符七年諫議凌公東等請鑄大鐵錢每貫重一十二斤十兩以一當十先是蜀中小鐵錢每十當一貿易非便其後別鑄大錢貫重二十五斤每一當小錢十三司言民有盜鎔大錢一千範爲器用鬻錢二千故盜鎔者衆策言錢輕則行者易齎鐵少則鎔者鮮利故請改鑄嘉祐中趙公抃

任轉使以蜀錢甚多嘉邛州歲科衙前以鐵科民以炭頗爲煩擾奏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四年裕享赦書許之熙寧六年五月轉運司嘉邛州罷鑄錢久民間闕錢乞減半鑄與錢引相權從之建炎二年轉運司以鑄錢數多難於流轉造引數少其價益高奏乞依嘉祐四年赦文權罷鑄錢十年椿留鼓鑄本錢稱提引價不待報遂行自是引日益多錢日益銷議者以爲恐非經久相權之制紹興三十一年臣僚奏請復置嘉邛二監鼓鑄夾錫錢

詔下制置司總領所商推乃具奏以爲嘉州所用錢係撥於眉州鐵場其數不多難以復置錢監止就邛州置監鼓鑄經久可行利州紹興監仍歲鑄大小錢共九萬貫尋報可遂於邛州歲鑄折二錢一萬貫小錢一萬貫總領所給其費淳熙六年總領李昌圖奏利邛州兩監所鑄錢官費本錢倍於息且鼓鑄有限而民間鈺銷無窮若不更革錢重引輕必壞引法乞罷鑄兩監折一小錢比折二錢稍增銖兩改鑄折三大錢及將崇寧大觀折二大

錢幣譜
錢並作三行使詔從其請逮今行之以為利焉

錢幣譜

歲華紀麗譜

元費著

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絃服扶老攜幼闐道喜游或以坐具列于廣庭以待觀者謂之遨牀而謂太守為遨頭仁宗朝以益州重地嘗謀帥命宋公祁宰相對曰蜀風奢侈祁

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不從卒遣之公先奉詔修
唐書因以書局自隨自成每宴罷盥漱闢寢門
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
修唐書若神仙焉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
諸婢各送一枚公視之慮有厚薄之嫌訖不服忍
冷以歸舊俗傳誇以為談本田公况嘗為成都遨
樂詩二十一章以紀其實而薛公奎亦作何處春
游好詩十章自號薛春游以從其俗且欲以易尹
京之舊稱公知開府專以嚴
治人謂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遺風

也至清獻公為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掌之蓋
榷酤之利有餘人樂於為役公帑歲入亡慮千萬
貫有奇自新法頒行酒坊為官所鬻牙校雖得券
錢不足自贍乃者議置成都市易務方游觀時人
情瞿然減常歲之半及浣花後始聞罷去乃復朋
聚游江今公使錢歲給三萬貫常廩廩慮不足譬
之巨人以狹衾寢覆趾則露肩擁左則闕右甚可
笑也今盤饌比舊從省樂優之給亦復過殺設遂
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遠人之意而

小民之鬻肴果者但營慕供藉以為養此游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言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為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綵幡游安福寺塔黏之盈柱若鱗次然以為厭禳懲咸平之亂也塔上燃燈梵唄交作僧徒駢集太守詣塔前張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月出東郊早宴移忠寺

舊名碑樓院

晚宴大慈寺清獻

公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祁始蓋臨邛周之純善為歌詞嘗作茶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後因之

五日五門蠶市蓋蠶叢氏始為之俗往往呼為蠶叢太守即門外張宴

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於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蓋大中承平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蜀

王孟時間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歲以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其斂散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雜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為最又為殘燈會會始於張公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以察姦盜既罷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詔亭或涵虛亭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治專以宴監司也

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即寺為會使民鬻農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就宴舊出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傳為保壽侯誕日出竿橋門即侯祠奠拜次詣淨衆寺郊國杜丞相祠奠拜畢事會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節初郡人游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為不若聚之為樂乃以是日出萬里橋為綵

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游江
蓋指浣花爲大游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晚
宴于寶曆寺公爲詩有曰春游千萬家美人顏
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飄似欲乘煙霞公鐵
心石腸乃賦此麗詞哉後以爲故事清獻公爲
記時綵舫至增數倍今不然矣

八日觀街藥市早宴大慈寺之設廳晚宴金繩院
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旣罷後射弓蓋張伯
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覡賣符於道遊者佩

之以宜蠶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晚宴於萬
歲池亭泛舟池中

九日觀街藥市早晚宴如二月八日

二十一日出大東門宴海雲山鴻慶寺登衆春閣
觀摸石蓋開元二十三年靈智禪師以是日歸
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禮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
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旣又晚宴于大慈
寺之設廳

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初在下市

歲華紀曆譜
五
橋田公以禱雨而應移于廟前太守先詣諸廟
奠拜宴于衆淨寺晚宴大智院

寒食出大東門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設廳曩
時寒食太守先設酒饌于近郊祭鬼物之無依
者謂之遙享後置廣仁院以葬死而無主者乃
遣官臨祭之而民間上冢者各蟻集于郊外天
僖三年趙公稹嘗開西樓亭榭俾士庶游觀自
是每歲寒食闢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
于蠶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凡浹旬此最府

廷游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即開園踰月而後罷
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
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橋
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旣宴
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觀
水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
事遊賞最爲出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
分遣使臣以酒均給游人隨所會之數以爲斗
升之節自公使限錢茲例遂罷以遠民樂太平

歲華紀曆詩 六
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隨行公使錢釀
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設廳醫人鬻艾道人賣符朱
索綵縷長命辟災之物筒飯角黍莫不咸在
六月初伏日會監司中伏日會職官以上末伏日
會府縣官皆就江瀆廟設廳初文潞公建設廳
以伏日為會避暑自是以為常早宴罷泛舟池
中復出就廳晚宴觀者臨池張飲盡日為樂趙
清獻公使限錢但為初伏會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暮登寺門樓觀錦江
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

十八日大慈寺散盂蘭盆宴于寺之設廳宴已就
華嚴閣下散盆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舊宴于西樓望月錦亭今
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玉局觀藥市宴監司賓僚于舊宣詔堂
晚飲于五門凡二日官為幕帟棚屋以事游觀
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歲華紀麗譜
冬至節宴于大慈寺後一日早宴金繩寺晚宴大
慈寺清獻公記云至前一日前太守領客出北
門石魚橋具樽豆觀樵已乃即天長觀晚宴蓋
文潞公始為之後復罷

歲華紀麗譜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元 吳 萊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
至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
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
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
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立廣州
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為
東西道廣為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

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
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
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紀者夥矣粗載
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
黃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
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黃鍾宮遂
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持穀

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
石仙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
玉硯象鞭精緻鄭綱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
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帀今藏廟中宋真
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
篙痕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
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
曾釣得今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
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廣
州討晃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
有挂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
遽涌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
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
安期生蒲澗溪澗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躡墓山在西城內躡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
川令趙佗使行尉事躡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
望漢拜兩臺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
竺航海至指其地曰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
得泉達磨曰是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最冽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鷄籠岡北至天井連
岡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塲無定處吳黃武中交
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

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璃玉
柙金飾後瑜攜劍經贛上飛上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虞翻移交州時
有園池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
樹房相國融譯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
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刺蜜諦自廣譯
經出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昫布西天衣繡
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岡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

葛稚川妻嘗行炎南海善灸贅疣唐崔煒遇姑得
越井岡艾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
僕討南越先將精卒陷尋陝破石門東有貪泉晉
吳隱之刺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沉
香一斤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羣晉
隆和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

卒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
山岡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
居處今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采魚蠟藤竹又有
龍戶一曰蚤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
一日禁水蚤戶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
循東寇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鈞
得金綽牛從綽出見人復沒斷其綽得一尺義熙
中周霸甫勇掣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
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
堤瀦水給城南漢劉氏闢甘泉苑沉杯池南有陸
公亭故基夾溪種刺桐木棉花開殷豔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
埃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埃處山下溪有神鼎
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執

鄉者耳盡痛

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爲南越首領祖父寶守
高涼聘譙國夫人冼氏寶死冼懷集百越斬歐陽
紇陳紹洗鼓吹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
衆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
請以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韋明曰南州鎮
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爲越溪唐景
泰禪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
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
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
山出如金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
百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
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
督李重建王敦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

一鏡一鈿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
內有霧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
金鐵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佖覆舟處
西樵巖在南海西南巖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
為玉女淘沙灘漉黎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龍
龍泓占風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郤廷珣造廷珣
劉氏愛將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
戈弗及漢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
否則宜斂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廷珣將舟師出洗
口鋹疑廷珣必叛殺廷珣禹餘宮漢離宮九曜石
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石嵌奇突
兀類太湖霧壁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鍊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
覆盂文理類芭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
祖堂夜夢赤蛇吐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

自作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
狀如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
略使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
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昞南遷泊仙女灣
丞相陳宜中欲奉昞犇占城颶作昞殂葬香山宜
中遁殿帥蘇劉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
舟艣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
間嘗置戍衛王昞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級
道斷天狗墮海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
衛王沉海文武嬪御從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碣州山有三十六
嶼山民業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
嘯聚遂墟其地今有數百家徙來種藷芋射麋鹿
時載所有至城易醯米去

為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為言南越事山川

風土悉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之自王劉龔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強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廣為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關隘之高峻自閩徼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水瀧石之崑崙黃茅青草炎瘴龍襲人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願至至則嘗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勝景山霧開而海氣

伏珍禽嚶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支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豔冶鮮甜爽脆魚雞蜆菜堆積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州至於控制山獠壓服海外大蠻夷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又必賴夫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媿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仕者

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氓勿以其險
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即為廣
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南越
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
後列為五府廣府寔大山深峒惡民頑俗獷草搖
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懾之然後自己間者一時山
峒顛顛無所覺知之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
父兄弟修城柵繕壕塹晝夜鉦鼓凜焉若鉅敵
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是而厲法令儆盜

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疥瘍之微而徧身猶
或為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
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
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
復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槩者著于末簡苟
有觀者曾可謂為晉宋少文之臥遊云爾哉予故
得以具論之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雁山十記

始入雁山觀石梁記

元

李孝光



予家距雁山五里近四方客游者或舍止吾家吾
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
定元年冬十一月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他
日從小筍用自愒晝為餽糧食給夕則舍頓牀敷
恒衡于吾心而莫得縱于是盡屏去之獨從家僮
兩持衾裯杖屨冬日妍燠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

北口立石髡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
自襍被者客鞞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
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
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
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挂絕壁上
葉著霜正紅始見謂是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
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主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
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瓴中出
擊地上積葉鏗鏜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
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約沾醉比曉
猶呼其門生不知巖下宿也

遊靈峰洞記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
人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為臨
海開山適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緣澗南石路欲
登觀羅漢洞于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
豎橐子約曰噫此或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
澗入谷中見谷口石斬然下垂如懸戶卷然中抱

雁山一記
如壞壁坐其下而嘯如語甕盎中居頃有人語聲
漸近則吾家弟思誠子撫與諸生也因皆屏從者
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旁有石潭方丈而深莫可
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起如偃芝北上有山離立
平地上如駢筍稍入始見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
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旁植石欄直上千步乃
至掌中望見山巒中青天如懸一片冰旁設大士
一羅漢十八設應真像懸崖上五百然皆為人緣
取持去空遺土坐如燕巢栖崖上巖罅泉水下滴

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繞洞中不
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為聲所軋則飄吹衣冠草
木盡濕家僮戲馳石闌中脚頓道上石淵淵作鼓
聲既下出家僮守壺者私自更守竊登之顧見主
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牀傍小鐘鐘聲奔谷中如
鸞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
君子來列胡牀坐客洞陰令侍者先登雜吹笙簫
擊懸鐘衆音縹緲鏗鏗飄飄客新從他縣來或駭
愕不敢上因大笑以為樂俛仰隔世淒然久之凡

雁山一記
山寺僧皆為美名擬之若龍虎麒麟蓮花芝草之屬皆不錄錄尤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木黯然戶牖黝黑因呼守橐者持橐中筆硯就屋上亭修遊事所舍亭曰看不足蓋取昔人山前向見白頭翁自道此山看不足者詩云

暮入靈巖記

出靈峰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雁山信多奇然豈復有過于此者予為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峰雄壯渾龐莫若靈巖峰言銳巖言大也余適小疲

倚大樹坐甚恬客聞靈巖急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曛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旁客脅息不可上如游魚噏喁以身為浮游在灑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脇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峰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粥後由昌上

雁山十記 四
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
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
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十丈勢盡乃垂入谷中作懸
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爲石故獨此鼻如瓠大乃
紺碧膩滑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石澗西
有立石長三千丈如卓筆曰卓筆峰峰旁流泉墮
入澗中亦三千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罅
直上指尺許曰劒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
大石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爲平霞

嶂諸峰皆牽聯在障旁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
展旗其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
脇間小龍湫卓筆峰劒鋒泉當居脇中

靈巖二奇記

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
石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土田一一具溝
塍畎澮以小石下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
旁令人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
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

雁山一記
五
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冬煖如湯僧
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故石上有平偃迹石室
則其愒息地也余與客相顧竊笑惡其言涉于怪
然猶記之他日身至其地可一一推而知也豈真
有隱者居之如木客之類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
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橡栗語之曰爾爲
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詣郡言狀郡驛上之天
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雁山名始在天下老父豈
董五經之徒能先知云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

夜宿天柱下寺水英二上人來坐與之語不悖其
師者也頗能言欽禪師修浮屠氏之法居退讓之
節知止足之義余久不見欽因二人者謝之兩客
怪而問焉子平生名不喜其法而竊私其人胡謂
也余謂客今衆子百家皆不能抗仲尼氏之道而
異端獨遺其二焉曰佛與老而已矣爲佛之說又
有二焉曰大乘小乘乘猶言道也或爲其大者或
爲其小者凡爲果報禍福輪轉之說皆其道之所

謂小者為其大者固已譏笑之所謂為其大者曰
吾將以求吾心也吾將以見吾性也然恒過於中
而弗趨於常泥於體而不適於用視儒者之有父
子君臣夫婦昆弟也輒訕而卑之然其處斯世也
非儒之立則不能一息居也其訕而卑我者又其
徒之不能盡其師之道者也彼有能盡其師之道
常賴吾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也則不為強者
之所暴貪者之所攘然後去之窮山大谷取其人
之枯槁顛顛不適於用而為世之所棄者以為之

徒而教以其師之說舍茨而不以宮衣麻而不以
絲食麥與菽而無以膏酪魚牲其言曰修吾法者
其為宮室土田衣服膏酪無以異於人是自成其
心也故其有宮室土田膏酪則其徒之不肖悖其
師之意假為禍福之說以勸愚民也今使周公孔
子之居是也亦將修其禮樂政教以扶樹君臣父
子夫婦之道而已彼枯槁顛顛不適于用為世之
所棄去之窮山大谷以修其師之道則亦莫之制
也今名為浮屠氏廢其法不用然而為儒者不能

雁山十言
盡其道則亦何以異於是而欽獨善守其師之法
而又能自為其道之大者亦可尚矣於是客咸願
一見其為人去從院南登小山復折入西南過小
溪百步許至柏菴問欽適往延恩院未歸有一僮
居戶下遂南去谷口與持橐者會南過馬鞍嶺借
宿山人家山人姓金氏

大龍湫記

大德七年秋八月余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
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

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
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
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
而其顛豁訶猶蟹兩螯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
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崦
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挂著四壁或盤桓久
不下忽迸落如雷霆東巖趾有諾詎那菴相去五
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菴避餘沫迸入屋
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

雁山一記
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先生曰壯哉
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余一歲或一至
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
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砮上漸聞有水聲乃緣
石砮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
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
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
羽鳧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
閒暇回緩如辟_世士然家僮方置大餅石旁仰接

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餅乃解
衣脫帽著石上相持扼孽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
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
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日
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
如故人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宿能仁寺東菴記

雁山西南一峰絕高下視衆大山猶當是大父行
舟行南海月餘長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纒

今為瑞
鹿寺

雁山十記
一握大倚為指南又其上常有雲氣居人不呼某山而呼曰常雲傍旁出二里有能仁院院亦名常雲余與客從大龍湫出欲宿院中度已夜遂從山人家宿遲明浩上人聞吾當至山中來近迎舍東菴菴行公營以歸老歿今三年其徒義上人秀上人居之設粥茗酒醴且止余宿日正亭午猶可去忻然許之遂弛擔焉是行也察于為佛者得三人焉欽能盡其道者也秀與義能不悖其師之道者也因記之

遊惠上人開西谷記

靈峰去靈巖十里而近中路有亭名翠微傍夾樹兩垣路從垣間出過澗行繞北山麓折而南南有深谷梁石過之復折而西入谷中始見石林如犬牙巖下佛寺曰淨明過兵焚其廬獨遺壞屋數楹殘僧喜閉門而不迎客往往過者不復知有寺復余方欲游而不得其間是日至自常雲將入門僧拒戶不聽客入即呼溪南居媪隔戶語僧云是游山人乃拔去拒門木入弛擔為午炊吾兒及諸生疲極皆小偃休陳甥腹痛自煮藥家僮炊未熟子將

子約出南戶徘徊往來望屋上山山圍屋如城府
或纍纍然如蜂脾綴下而剗其中淫淫然如燕巢
斜冑而剖其戶顛者窳者仰者歎者冪者訛者偃
者喙者掉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
口鼻而無一相似意此中當有大佳處耳更著屐
從屋牕中出上屋上山行二十步復得石橋過澗
去子約持杖擊草又得石壇數方皆古人作亭遺
址壇為階二三級或五六級壇相距雖皆四五步
每一壇上輒見山如人腹脇背尻向背一一不同

復益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八九轉一轉皆六七
級兩旁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
中綠水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雪消作水建瓴
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淨明維摩石室旁
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
乃畏人知更作屋因相遮以故從牕中出不爾不
見此奇特書之庶無為僧所欺惠字柳下工為五
言詩云

雁名山記

雁山十言
十一
客問山以雁名胡謂也余爲言長老相傳絕頂上
有^大湖冬春雁過入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以爲
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爲大龍湫湖旁有比丘尼
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遺餘地敗
址棠梨花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
蹲鴟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水漸涸爲葑田歲月浸
久彼湖皆化爲腴土十年前有僧來乞食因言吾
去前年去雁湖旁依^傍大樹縛屋種菜菘菜蹲鴟以
爲餽糧獨無所栖願乞金錢作屋余聞之欣然止

其宿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去從靈雲寺南入山
時時過絕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時上山
正中僅可到山顛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
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地爐中燒
木葉葦竹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無屋不
可居也余愛其言久欲登之度持二日糧乃足又
向乞食僧已去無復芟舍釜竈齋具當用肉糲糗
麩雜器之屬不果往五六年前嘗一至靈雲寺觀
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

雁山一記
谷中風起水吹著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雨亦
一奇也旁有鄰寺三四區曰古塔寶冠羅漢石門
又有一寺在南山冢與常雲相望路絕高曰飛泉
種種自作面勢皆可遊獨不大爾

秋遊雁蕩記

北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
向立如兩浮圖遊者咸曰此雁山門戶也益深入
其阻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
八寺皆其肺腑也僧言其祖自開雁山為諾詎羅

去遊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值勝妙山水
起塔立寺花名村鳥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適行至
山下問田間老父父所居云何父曰芙蓉村又問
山云何曰雁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我者吾於此
乎老矣入過四十九盤結屋谷底面湫水以居既
沒其徒弟子為立塔廟是十八寺之萌芽也詎羅
首所開正得其肺腑今人言春遊天台秋遊雁蕩
此非言地勢便利其時獨可遊耳雁山無土田桑
棗兩山東澗水人行盡日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

草長没人春夏十日九霧雨後行人不見前行人
時時遙相語又馬蜚毒物善噬人緣木葉草末風
動即著人出血數升獨秋冬時草木黃落毒蟲盡
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無秋毫蔽遮然
患遊者忽忽絕佳地恒遠在深谷中不盡見也古
人云緊絆芒屨行一月髣髴見得皮膚耳非過言
也呂夷簡焦伯強劉器之王龜齡皆嘗為大官而
能留連山谷中盡發其勝豈古人用此為陶寫地
邪然名為遊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為狐狸貓貉
啗盡獨此三四人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邪其草
多寒涼藥可用治疽瘍滯下其木多杉檜豫章其
獸多猴狙豕而無虎其蟲無蚋蚊而有馬蜚蜚善
噬人以燒竹葉塗創血立止其居人不為稼穡皆
取給衣食於僧云

雁山十記

頃於文德書坊得見萬曆辛巳胡汝寧重脩雁山志四卷十
記收入藝文校勘一過增改凡二十有五字藏園記

壬申十月

解五十四

政令未竟於國

政令未竟於國

政令未竟於國

政令未竟於國

政令未竟於國

